

绪 论

一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关于佛教与小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以《西游记》为例，明清时期，它就被看作一部道书，人们谈到它的主旨，总是“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①不过，我们有时很难将这些古代文人感悟性质的话语视为学术研究，因为此类研究者往往只是注意到小说中关于“修行成道”的体悟，而忽视了宗教修行对小说的影响本身，小说的文学价值被弃置一边，研究完全是从宗教“修行”的角度进行的。

对于中国小说与佛教之关系的认真思考和深入发掘，始于近代的文学革命和敦煌文书的面世。20世纪20年代，白话文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敦煌变文的面世又对应了当时挣脱传统文学、为白话文学寻根溯源的潮流，关于佛教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的论述也随之出现。这些论述主要集中于印度文学包括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如胡适在《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的演讲中说：“中国受了印度不少的影响，如小说、诗歌、记事之故事等等，都是受了她的熏染与陶冶的。”那时期特别关心敦煌文献的郑振铎也一再强调中国文学史中的印度佛教背景，认为在通俗小说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了印度文学的输入，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

如《李卓吾批评西游记》、谢肇淅《五杂俎》、陈立斌《西游真诠》、张书绅《西游正旨》、刘一明《西游原旨》等。

变文、像戏文、像小说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了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①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小说与佛教有甚深的因缘，如把《西游记》的结构与想像同《华严经》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将佛教的“修行”观念与小说的思想割裂开来。如1923年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提出“玩世说”，将明清时期的“修行说”彻底否定，这个结论得到了鲁迅认可和呼应。其实，上述评价如果用来说明整个神魔小说的特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用来总结以《西游记》为主的明清宗教小说的特点，则显然失之偏颇。不过，从此《西游记》只是寄寓“玩世不恭”之情的游戏之作的说法，曾经长期地影响了神魔小说领域的研究。学者们一改明清时代强调小说中宗教修行主题的作风，将对于佛教与小说之关系的研究，集中到历史溯源的研究。^②虽然有些学者，如陈寅恪也注意到佛教哲理经典与哲理小说的湮灭，以及佛教通俗经典与感应报应一类小说的兴盛，但在分析民族宗教心理时，得出的结论却失之偏颇。^③

建国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盛行以“阶级

^① 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册，北京：北平朴社1932年版，第227页。另外尚有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概括：“中国之有通俗文学，不能不说几乎完全受了佛教影响。佛教徒因为传教的便利，将经典翻成‘俗文’、‘变文’；又为吸引观者读者起见，夹用叙事的韵文以增高兴趣。”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版，第75—80页。

如鲁迅对于孙悟空源自无支祈的说法、胡适关于孙行者来自哈奴曼的见解、陈寅恪关于《西游记》闹天宫与佛教顶生王故事的关系，都是采用了历史溯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

^③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哲理思考的兴趣，所以导致了佛教哲理小说的消失和通俗读物的泛滥，这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宗教“修行”来说，哲理的或通俗的都不重要。哲理的佛教和通俗的佛教，高僧的信仰、文人的信仰和民间的信仰，都是追求某种“修行”理念的结果。云游行脚、参禅悟道固然是修行，拜佛敬僧、供花敲钟也并未超出修行之外。

斗争”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宗教与小说关系的研究自不例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之类的书是反宗教的，并将宗教小说的主旨与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这使文学研究陷入了很大的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虽仍有人在，但同时有大量的学者，开始用客观的目光，审视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文化背景下通俗小说的创作，重新关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成了佛教与小说研究的新热潮。学者们开始注意从佛教的内部来研究它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既看到了佛教自身的宗教特征，也看到了它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有关论著的研究状况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情况，着眼于佛教与文化的关系，论及佛教与文学、佛教与小说；^① 第二，从总体上研究佛教与文学，涉及佛教与小说；^② 第三，着眼于佛教与文学思潮的关系；^③ 第四，关注小说中体现出的佛教、道教与易学、阴阳学的观念。^④ 另外，还有大量的专著和论文，论述通俗小说与佛教某一观念的联系，这类文章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人文理想、三教合流、哲学体系、六道轮

如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第三章《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中，谈到佛教对小说的影响，认为“佛教思想广泛深入地浸入中国小说的内容，佛家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更深刻影响到中国小说素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思与安排。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小说的发展与佛教的关系显得特殊密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持相同观点的尚有陈云吉、陈引驰《佛教文学新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最具代表性的有李安纲的《苦海与极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李安纲的“前所未闻”的研究，其实并非完全独创之作，他研究《西游记》的结论，像“吴承恩不是作者，主题是修心炼性，结构是金丹大道，原型是《性命圭旨》和《还源篇》”等，大多与明清时代的研究者的结论不谋而合，只是文中所谈卦象与五行之说，稍显牵强。

回、因果报应、色空观念、游戏神通、情节借鉴等方面。^①

这些论文与专著从小说与佛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做了有意义的探讨，但是总观这些论著，也发现研究的某些不足：其一，文章或论著大多集中于《西游记》。且多从总体论述神怪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对神怪小说中与佛教联系最紧密的宗教小说之宗教渊源，有的根本没有涉及，有的则仅仅在分类论述时提到，缺乏具体、深入的论述。其二，对宗教小说的发生、发展与佛教文学的故事特征及其传播、接受之间的关系论述不够。其三，对佛教作为一种精致圆滑的宗教的精神主旨把握不准确。在论述佛教对小说的影响时，有些文章对于佛教义理的论述尤其是对佛教思想的关键点——“修行”观念及其各个侧面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希望对上述问题作一个尝试性的探讨，以期能有所得。

二 概念的界定

明代社会尤其是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文学品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学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导致了通俗小说的大量创作与刊行。“其中有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②两类通俗小说的繁盛，除了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以外，都与当时王学与禅宗所倡

此类文章很多，有代表性的如：范军《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影响》，《通俗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张稔穰等《佛道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孙逊《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古代小说结构》，《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赵杏根《明清小说化用佛经情节举隅》，《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李丰懋《邓志谟道教小说的谪仙结构——兼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神话结构》，《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谢伟民《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内结构模式》，《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等等。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5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导的“心法”大有关联。王学左派和狂禅末流的激进言论，从强调“本心”发展到高扬人欲，从主张修行心地法门到“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对小说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这种思想特征有时被形容为一种贬义的特征，就是“淫妄”之风的盛行。有人曾为之总结说：

明代是一个骄奢荒淫的社会。由于他们维持一个三教并存的局面，所以许多人极迷信释与道，他们相信这些方技杂流的原因，无非妄求两件事：一是想依靠仙丹秘药的力量，不但拼命享受生命的快乐，进而还要妄求长生不老；一是希望能以黄白导引之术获致富贵。前者造成社会风气的极端荒淫，后者发展了一般人心理上的非分之想。^②

明代“淫妄”之风“刺激文学的写作”，就导致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与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的繁兴。^③其中明代神魔小说中又以宣扬宗教“修行”的小说为主体。在明代的29部神魔小说中，宗教题材的小说占了19部。这些小说与一般的神魔小说同述“幻妄无当”的神魔故事，但其思想内涵并不局限于“以黄白导引之术获致富贵”。此类小说在“淫妄”之风盛行的情势下，竟以某种程度的认真态度，演绎宗教实践的故事，强调“三教合一”的心性修行，与正统的宗教观念甚为接近。本书认为，宗教小说的繁兴风靡，是在宗教世俗化与文学市民化的机缘之下，宗教与文学的大会合，它所

参见（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4“明中叶才子傲诞之习”条。

② 孟瑶：《中国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9年版，第232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5讲，也谈到明中叶两大小说的主潮，都“和方士有很大的关系”。

力主的“清净解脱”与“修行成道”观念与明代社会的“淫妄”之风关系密切又互为反动，成为明中后期文坛上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

本书以“明代宗教小说中的佛教‘修行’观念”为题，来探讨小说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应先明确“佛教修行观念”和“明代宗教小说”两个概念。

（一）佛教“修行”观念

“修行”观念在任何一家宗教派别中都是个关键问题。以“修行”观念为突破口，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佛教的某些内在特征。

“修行”观念与佛教的某一种基础思想，如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等观念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同的。轮回和因果的思想是佛教的基础理论，却未涉及佛教的核心，因为佛教的目的不在于宣扬某种理论，它关注的是人们能不能从烦恼中解脱，以及解脱所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即如何“修行”的问题。佛教本身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它强调的是内心体验和宗教实践。因此佛教的某种思想可以影响到小说的结构、语言，但佛教的“修行”观念却要影响到小说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追求。宗教小说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小说的特征，就是因为宗教小说模仿了佛教关注修行、关注宗教经验的特征。关于这一点，葛兆光在他的《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中谈到：

……宗教经验恰恰是对于文学影响至深的一环。……一种信仰与其说是理智的选择不如说是感情的皈依，一种宗教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经验的感受，人要寻找终极归宿与心灵快乐的深层需求无须逻辑的论证便会附着于某种对象，这对象是有是无是神是人，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皈依的感情力量驱动下，经过皈依的沉思、想像、体验、模拟等心

理过程，信仰者已经得到了信仰应给予的一切承诺。^①

佛教的“修行”，就是通过对于苦恼、缺憾人生的认识，发起解脱的心，并依据“无我”的理念，通过戒定慧诸学的修行，获得圆满的证悟——涅槃。佛教的“修行”即“经过皈依的沉思、想像、体验、模拟”的宗教实践，所获得的“信仰者所应给予的一切承诺”，即是解脱感、圆满感和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这才是佛教作为宗教的“灵魂”。因此，从佛教“修行”观念来谈佛教对小说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宗教小说的影响，更能把握住佛教与宗教小说最为接近的精神实质。

为了使视角更为集中，论述更加深入，本书只从佛教一家入手，来探讨“修行”观念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关系。由于“三教合一”的思想追求在明代已成普遍事实，宗教小说中不但三教术语互用，三教的修行境界也很难分开，这使我们有可能仅从佛教一家入手研究有不同宗教倾向的小说，而不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同时，佛教的修行理论和哲学体系无疑是三教中最精巧圆滑的，与明代宗教小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这也是论文选择从佛教修行的角度探讨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原因。

“佛法的修学以正觉解脱为目标”，^②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形式，却不改变其本质与内容”。^③长期以来，从印度到中国，从汉地到西藏，佛教以各种形式变化、发展着，但“修行——解脱”的观念始终如一。主张“断尽烦恼，涅槃解脱”的佛教“修行”观念，是贯穿佛教各个流派的核心精神，是了解佛教宗教思想、解读佛教神秘文化的关

《中国宗教与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印顺：《佛法概论》，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226 页。

陆学明：《典型结构的文化阐释》，吉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 页。

键。如果不了解佛教的这一宗教性特征，人们就极易将丰富复杂的佛教哲学和众多的佛教流派看作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如果仅仅从语言表述来看，小乘和大乘、世间法和出世法、唯识宗和中观学派、禅宗和渐次法门之间确是相互抵触，但如果从佛教的修行实践来看，这些理论就像是一件东西的不同侧面，相互涵摄，圆融无碍，就像我们很多时候的心境一样，在变化中统一于一个不变的主体。约翰·希克的《宗教之解释》对佛教的众多流派及其相互圆融的特点作过较为精确的论述：

佛教在其众多的形式中几乎涵盖宗教的全部特征。佛教在 2500 年的历史中，已包括，当今依然包括：一种个人主义的冥想原则，它导致根本的自我转变，但实践上没有伴随着任何形而上的信念；同一原则，它同样导致相同的转变，却被人理解成在人类对永恒的超越实在之经验中的实现；各种哲学，等同于涅槃、空的法身在其中被视为绝对者……无限关心他人、自我牺牲的菩萨理念；一种具有强烈信仰和因阿弥陀佛之恩慈而救度的宗教；禅宗觉悟的永恒时刻，世界在其中以其纯粹“真如”的方式被体验到，并且一个人开始同时生活在轮回与涅槃之中。……这一巨大的多层的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真正的佛教。

在以上的叙述中，作者提到了佛教各个流派的主要特征：小乘禅观和大乘度生理想、理论研究以及密宗观想、净土信仰和禅宗顿悟顿修等实修宗派，文章还提到这些派别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修行——解脱。修行——解脱的宗教目的可以用众多的语言形式来表述，如“从苦到涅槃”、“从此岸到彼岸”、“跳出轮回”、“以戒定慧证果成佛”、“成为阿罗汉或菩萨”，进入不能描述却

能体验的涅槃状态”等等。^①

为了精确地判断出佛教不同于其他思想、宗教的特点，佛教总结出“法印”——鉴别佛法的标准。《大智度论》中详细解说了小乘“三法印”与大乘“一实相印”的内涵：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强调的是小乘佛法的核心内容，即因体悟无常、苦、空而修行，以证悟“无我”之理而获解脱，修行解脱的最终目标是一切烦恼的止息，即“涅槃寂静”；“一实相印”即“实相无相无不相”，宣扬虽悟诸法皆空而不舍六度万行的大乘佛理。正果法师评论“法印”说：

佛法与外道的差别，大乘与小乘的差别，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以小乘说三法印，大乘说一实相印为肯定的判别。……由此可以知道，合乎三法印与一实相印的道理是佛法，与三法印一实相印不符的道理，就不是佛法。^②

三法印和一实相印是正统佛教用来批判异己分子的武器，是正本清源的思想标准。那些世俗化严重的民间教派，因为在教义中掺杂了一些佛教的术语名词，所以经常被现在的研究者看作是边缘的佛教，实际在正统教徒的眼中这些民间教派应属于“附佛法外道”，是佛教的异端。由于民间佛教在老百姓中间影响很大，与宗教小说的联系也很密切，因此在分析明代社会宗教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时，我们也自然要提到不符合佛教“法印”的佛教——民间佛教的繁荣状况。

除了理论上的阐述，佛经中还形象地描写了释迦牟尼的言传

^① [英]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第16章《实体的非位格》，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正果：《佛教基本知识》，海口：海南出版社，第195—199页。

身教，将那些严谨枯燥的修行境界化为形象可感的艺术描写。这主要是指那些文辞玄华的佛传故事和后人模仿佛传故事为高僧大德所立的传记。所谓佛传故事，是指佛典中专门讲述释迦牟尼一生经历的佛经故事，主要见于本缘部佛经《普曜经》、《方广大庄严经》、《佛本行集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这些经典内容相似，都是围绕释迦牟尼兜率天托梦投胎、鹿野苑降生、四门出游、逾城逃走、六年苦行、菩提树下成道、度化有缘、涅槃荼毗等“八相示现”来讲述佛理、宣传教义。后世的禅宗文献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指月录》等记载祖师的事迹也大多采用传记方式。这些可以看作是“修行”观念在佛教经典中的文学化表述，其故事特征，使小说家们非常自然地将其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而且此类作品在每个佛教存在的时代都不会缺少，它们有可能直接启发了宗教小说的创作，这可以从明清时期的宗教小说几乎都讲主人公“从凡夫到仙佛”的修行故事，得到有力的证明，因为这些故事的叙事模式与释迦牟尼和高僧的成道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①

（二）宗教小说

首先，宗教小说，是指那些在主观或客观上描写宗教信徒“修行”成道、反映宗教“修行”观念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宗教小说的定义，可以在与其他种类小说的对比中得到确定。

1. 宗教小说与世情类、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小说不同。

宗教小说的特征是尚奇贵幻，以宗教人物的“修行”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小说经常涉及天堂、净土等非现实的神魔世界，与讲究“真”与“正”的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小说有明显的区别。

宋珂君：《韩湘子全传 的情节模式与佛传故事渊源辨析》，《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3期。

虽然有些通俗小说中也出现了僧人的形象，但他们在小说中或者是扮演反面角色，或者只是一个配角，或者只是作为某种宗教象征物而出现。在非宗教小说中，佛教的某些理念，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被用来作为小说的结构方法，成为作家演绎小说的一种手段。佛教的“修行”观念——出家、苦修、成道、度生、涅槃的修行思路，并不是小说所要着力表现的东西。

2. 宗教小说与神怪小说中的其他类别也有所不同。

因为宗教小说尚奇贵幻、神魔杂出的特征，所以一般人都将其列入神怪小说之中，但它与一般的神怪小说、志怪小说不同，比如灵怪类小说，主观和客观上都描写奇异的故事，虽然亦谈因果，但并没有宣教的目的；另外的史话类，则是以神魔手法写历史的，有些人干脆把《封神演义》划归历史演义类；在荒诞寓意类的小说中，作者以隐约的手法，在神灵的世界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或现实理想，也与宗教的修行无关。

总之，宗教小说是神怪小说的一种，是与宗教修行尤其是佛教“修行”观念联系至为密切的小说。

其次，在近人的研究成果中，宗教小说曾被赋予很多种名字。

(1) 宗教小说就是“神怪小说”或“神魔小说”。如鲁迅认为明代的神魔小说，“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间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①而《西游记》等书，“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尤未学佛”顶多有一些心性之谈。小说中调侃仙佛只是寄寓“玩世不恭”之情，前人将之归为道书，实在是“随宜附会”之说，这种结论，用来评价某些神怪小说是精确的，但却忽视了数量众多的仙佛传记类的作品。

^① 《中国小说史略》第16篇《明之神魔小说》（上）

(2) 现在的学者一般都认识到宗教小说的内在特征，但往往将《西游记》等艺术水平较高的小说排除在宗教小说之外。林辰的《神怪小说史》提出“宣教小说”的概念。^①作者把“宣教小说”定义为“集中宣传各自的崇信人物”的神怪小说，从而把《西游记》排除在外。不过，《西游记》之所以被排斥在其他宗教小说之外，很大的原因在于小说写得生动活泼，富有灵性，而人们习惯上不愿意将这种文采斐然的作品与宗教关怀联系起来。

与此相似的，还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品单列“为神仙立传型作品”。^②“神仙传记”类小说，与《西游记》系列、《四游记》系列小说，史话类小说共同组成神怪小说，而且，在三类小说中，前两种都与宗教修行有关，而且有大致类似的传记体的叙事模式。只是作者明确表示“神仙传记”类小说“形象干瘪，宗教性强”，而将其与《西游记》诸书分类论述。

(3) 将《西游记》等小说与神仙传记合而为一的定义法，与本文看法较为接近。如《神怪小说大系》的编辑简例将神魔小说分为：神佛类、神仙类、荒诞寓意类、史话等。其中，神佛类和神仙类小说是与佛教、道教有联系的，与本书中“宗教小说”的范畴相仿。

张俊先生的《清代小说史》把宗教小说称为“佛道类小说”。书中把神怪小说分为“敷演仙佛和妖异故事”两类，而佛道类小说即“演述佛教和道教类故事内容”的神怪小说，认为“这类作

^① 《佛道宣教小说的泛滥》第3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316页。作者论述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曾两次出现过宣教书的大泛滥。第一次是在南北朝笔记体小说的高峰期，……第二次是在明末章回体小说繁荣期，这一一次的特点是佛道两家竞相炮制宣教小说，其共同特点，都是集中宣传各自的崇信人物。”

^②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第4卷第8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品，原由说经故事衍化而来”。^① 这种分类法显然更敏锐地注意到宗教小说与其他神怪小说的区别，更为严谨科学。因为在明代的许多仙佛传记里，实在并不缺少《西游记》式的对仙佛的调侃与戏谑；而《西游记》等小说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在讲修行成道的故事。

国外与港台的一些作家，往往更重视此类小说的宗教特征，有的还将《西游记》称作“宇宙小说”，为其“大规模的幻想”而感叹惊讶。^② 这些都说明，人们对关注宇宙人生的宗教与小说，这种“人类心灵中最早和最具普遍性的表达方式”所表现出的兴趣，是绵延不绝，不为时间和空间所拘的。^③

（三 明代的宗教小说

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佛道二教，“明初稍衰，比中叶复极显赫”，“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明代，尤其是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是神怪小说也是宗教小说的兴盛期。嘉靖之前的神怪小说只有一部《三遂平妖传》，但它不属于宗教小说。清代的宗教小说除数量减少之外，多为明代小说的续书或在明代小说基础上的再加工，而且清代实际已很少有纯粹的宗教小说，大部分宗教小说兼有了世情、寓意的成分。所以，明中后期是典型的宗教小说繁荣兴盛的时期，这跟明后期的社会状况和宗教发展特点有密切的关系，研究明代的宗教小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与小说、佛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明代的宗教小说，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中国

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33 页。

② [日] 内田道夫：《中国小说世界》中《朝着空想飞翔——西游记 的世界》一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6 页。

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作者论述了有关“原型的宗教思维”话题。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8 页。

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所录，大约有 19 种，作品及主要内容如下：

1. 《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写宋朝高僧道济的出身修行故事。出生时即瑞气盈门的道济，因国清寺长老取名修元，并嘱咐其父令其出家修行，长大后落发为僧，法号道济。道济慧根大利，但不耐参禅打坐，装疯卖傻，纵酒嫖妓，而禅心不乱。他以神通救济贫民，教化百姓，圆寂后犹累累显应，书不能尽。

2. 《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写佛家弟子华光出身及大闹三界、酆都救母，最后皈依佛门的故事。书叙华光原为如来佛弟子，乃佛前法堂上一盏油灯修炼而成。曾奉玉帝之命收服风、火二怪，入地狱救母；但多数时候大闹三界，人间、天上、地狱为之鼎沸。最后，为如来降伏，皈依佛门。

3. 《西游记》写孙悟空等出身、修行、西天取经、见佛证果的故事。书叙孙悟空原为花果山一石猴，从须菩提为师，学道成就后大闹天宫，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定心，后接受观音劝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与猪八戒、沙和尚降魔除妖，最后灵山见佛，取得真经，四人皆证果成圣。

4. 《西游释厄传》主要内容和人物同《西游记》。

5. 《西游记传》主要内容和人物同《西游记》。

6. 《北方真武师祖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写玄天上帝出身、修行、证道、降妖、面见玉帝受封的故事。书叙真武原为玉帝一魂而化，三世修行，最后在灵山成就。玉帝命其下界捉妖除邪，功成之后朝拜玉帝，被封为玄天部将，并屡屡显化。

7. 《铁树记》写许真君出生、修道、成道后降服孽龙、全家拔宅飞升朝玉帝的故事。书叙许逊出身道德人家，为人君子气质，随吴猛、谌母等人学道，成就后神通广大，六次擒蛟，终于将孽龙锁在铁树上。功成后全家成仙，朝见玉帝受封。

8. 《咒枣记》写萨真人出身修道、云游四方行善除恶，最后飞升成仙的故事。书叙萨守坚两世信佛，功德累累，第三世投胎

为萨守坚。拜葛仙翁、张天师为师，修学道法。学成后四方除妖，广行善法，并收服弟子王恶，最后飞升成仙。

9.《飞剑记》写吕洞宾出生修行，成道后携剑遨游、度化众生，最后位列仙班的故事。书叙吕洞宾本为天界仙童，唐朝时背师下凡，投胎人间，后拜钟离权为师学习道法，意志坚固，并发誓度尽人间众生方才飞升。后得火龙真人所赠雌雄二剑，降龙伏虎，在人间游戏度化，但最后只度得何仙姑一人，一起飞升朝见玉帝受封仙人。

10.《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写 23 尊罗汉出身修行、证道涅槃的故事。每一位罗汉列一小传，纂成 23 则。缺第 20 尊。

11.《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写明万历年间林兆恩等人创立“三教盛会”，驱邪除妖、破除愚迷的故事。书叙林兆恩与弟子宗孔、僧宝光、道士袁灵明创三教合一之说，弘扬三教，引善化恶，以助政教。

12.《达摩出身传灯录》叙禅宗第一代达摩出身、拜师、传法、东度弘禅、最后西去极乐的故事。小说写到达摩出身南印度国，为三王子，自幼有志于沙门，出家师事般若多罗，尽得佛法奥义，后遵师命东土传法，大弘禅宗，曾六次被恶人下毒，最后一次因缘已尽，达摩示寂，后有人发现达摩只履西归。达摩雷音见佛之后，又指示弟子慧可白日升天。

13.《八仙出处东游记》写八仙出身修行的故事。书叙铁拐李、钟离权、吕洞宾等八仙出身、拜师、苦修，成仙后八仙结伴参加王母蟠桃会，与东海龙王结怨争战，最后观音调停，休战言和。

14.《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写观音出身修行的故事。书叙观音出生于妙庄王宫中，为三公主妙善，少时即发愿修行，妙庄王不许，最后决定将之午门正法，被老虎背走，在如来的指导下于南海普陀岩落伽山修行，成道后度化一家成佛，面见

如来。

15. 《韩湘子全传》写韩湘子出身修行、成道后度化韩愈一家的故事。书叙韩湘子前世为一仙鹤，得钟离权、吕洞宾度脱后投胎为人，与韩愈为叔侄。湘子自幼仰慕仙家，最终离家去终南山随钟、吕二仙学道，学成后以种种方便引导韩愈修行，最后韩愈全家及湘子妻子都成仙返真。

16. 《三教偶拈》是三部小说合集。以儒、释、道分卷。卷一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写明代“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卷二为《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在《济颠禅师语录》的基础上润色而成。卷三《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即《铁树记》的改写本。

17. 《扫魅敦伦东度记》写达摩师徒出身及东度传法的故事。基本故事情节同《达摩出身传灯录》，但故事内容增加，且有三教合一的观念。

18. 《后西游记》写小行者出身、修行、成道及与唐半偈等人西天取真解的故事。小说情节模仿《西游记》。小行者也是花果山一石猴，四方参学归来后，在定中明心见性。从此上天宫、下地狱，了却生死。因佛祖感叹东土学佛者不得真解，欲令修行者西天取真解，在孙悟空的劝说下，小行者保护唐半偈踏上西去行程，路上收服猪八戒的儿子猪一戒、沙和尚项上骷髅变化的小沙弥，一起降魔除妖，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见佛取得真解，唐半偈师徒四人回归灵山、证果成道。

19. 《续西游记》接《西游记》后叙述孙悟空等四人到西天之后，如来恐其伤害生灵，将三人的武器收回，令其勿生机心，并命令到彼僧和灵虚子暗中保护。唐僧师徒一路克服重重魔障，到达东土，传经后唐僧师徒回灵山受封成佛。

明代宗教小说的版本、回目、作者等概况见下表：

小说简称/ 小说概况	作者	回卷则数	最早刊刻时间	其 他
济颠禅师语录	沈孟梓	1 卷	隆庆三年	
南游记	余象斗	4 卷 18 则	隆庆五年	
西游释厄传	朱鼎臣	10 卷	嘉、隆年间或万历年间	
西游记传	杨志和	4 卷 41 则	嘉、隆年间	
西游记	吴承恩	100 回	万历年间	一般认为成书于嘉靖末年
北游记	余象斗	4 卷 20 则	万历年间	清初《四游记》为北、东、南、西游记合本
铁树记	邓志谟	2 卷 15 回	万历三十一年	
咒枣记	邓志谟	2 卷 14 回	万历年间	
飞剑记	邓志谟	2 卷 13 回	大约为万历年间	
三教开迷演义	潘镜若	20 卷 100 回	大约万历、天启年间	
达摩传	朱开泰	4 卷 64 则	万历年间	
东游记	吴元泰	2 卷 56 则	明刻本 具体时间不详	
观音传	朱鼎臣	4 卷 25 则	明刊本 具体时间不详	
三教偶拈	冯梦龙	3 卷	明末刊本	以儒释道分卷，为三部小说合集
韩湘子	杨而曾	8 卷 30 回	天启三年	
东度记	方汝浩	20 卷 100 回	有崇祯八年序	
后西游记	天花才子 点评	40 回	明末、清初两种说法	作者有天花才子说、梅子和说
续西游记		100 回	明末	作者有季詭说、兰茂说皆不确定